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九

元　程端學　撰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氏曰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其曰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義

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陳岳氏曰不郊則是免牲也其文雖殊其旨無異前説近是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義見僖三十一年但彼加三望之失此加五卜之瀆耳○案郊言三卜者一襄之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與襄之十一年是也五卜者

一此是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案二年之中執鄭伯欒書伐鄭衛黒背侵鄭今復會五國伐鄭不能服鄭之心而以力焉宜其徒困生民也比事而觀義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齊人來媵

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而諸侯猶來媵之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義又見衛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獳乃侯切

此為公如晉起文也

秋七月公如晉

孫氏曰奔喪也左氏曰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劉氏曰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族公之行也非禮也

以謂唯天子之事焉可也

冬十月公羊無此蓋闕文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氏曰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愚謂公留晉九月始得歸魯正朔不視宗社不享民事不親蓋不能謹禮於其始故不免追悔於其終春秋書此為後世鑒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尺由切公羊作州

晉侯厲公也杜氏曰郤犨郤克之從父兄弟愚謂晉厲在喪不使卿總已而稱晉侯使郤犨斬然衰絰之中而以吉禮來聘見當時禮壞至此況大夫本受命來聘而遂專盟魯不能以禮卻之而與之盟皆禮之壞者也義又見三年荀庚來聘○邦衡胡氏曰晉魯受疑屢盟不已誠不足故也文宣以前大夫來聘未有盟者至此大夫專權雖奉命來聘而與我盟故荀庚來聘旣專盟於前郤犨來聘復專盟於後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犨之聘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曰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高氏曰自鞌之役而齊魯絶交至是乃復通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也左氏曰周公惡惠襄

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愚謂周公為天子三公而出奔𥚃不待言矣然三公至於出奔周之無政亦可知也晉厲為諸侯且居喪次首受逋逃之臣晉之𥚃著矣○宋氏曰王臣出奔諸侯當執以歸京師晉納亡命而主逋逃無所畏避天子朿諸侯京師同列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公羊作沙）

陸氏曰瑣澤鄭地朴鄉呂氏曰此會爲伐秦爾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晉厲之會實始乎此略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陸氏曰交剛鄭地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錡魚倚切

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戡亂討辠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伯體也○康侯胡氏曰晉若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孫氏曰公朝京師禮也因會諸侯伐秦過京師而朝非禮也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乃時巡諸侯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公如京師自京師遂會伐秦高氏曰諸侯擅興兵報怨而兵過京師此其辠之大者○朴鄉吕氏曰僖公朝王為會晉爾成公如京師為伐秦爾非其尊周之本心也僖公書曰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此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可謂微而顯矣康

侯胡氏曰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廵狩于方岳則朝此年書公如京師不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之大倫至於此極于是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義遂蕩然無有存者故孔子懼作春秋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

曹伯廬卒于師廬陸德明云左氏本亦作盧

劉氏曰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愚謂此記實事以起葬曹宣公之文無他義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高氏曰以伐秦至著公此行實非朝也書曰爾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此春秋之意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葬曹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張氏曰莒子季佗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曰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貫道王氏曰衛定惡

林父知所惡矣晉為盟主不去其惡而封殖之書曰自晉晉奉之也衛元咺以臣抗君皆晉為之也今林父復自晉歸衛不得君其君臣其臣矣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唯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愚謂林父之辠著矣晉厲之惡顯矣衛定不能辭以大義而受之其不能君亦可知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歸衛○張氏曰非特衛之不早辨晉之

政在大夫亦自此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矣國家無事迄今方娶又使同姓之卿逆之故書以為戒義又見宣元年公子遂逆女但彼則譏逆之賊與喪娶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曰公子喜子罕也鄭至此四伐許臯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也

許氏曰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力强弱更相呑噬

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劉氏曰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石氏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故也見僖二十五年義見宣元年遂以婦姜至自齊此稱氏者或傳寫之誤無他義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次年衛侯居喪出盟起文也

秦伯卒

秦伯桓公也不名闕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罃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杜氏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

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貫道王氏曰公子遂卒稱仲遂是生而賜氏矣故嬰齊卒亦以仲用見亂臣如遂雖已逐之而亦得以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孫氏曰仲嬰齊歸父之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也未詳是否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高氏曰欲討曹伯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非也而衛侯居喪出盟則覿文可見同盟義見莊十六年執曹伯義見僖二十八年晉執衛侯又為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起文而曹伯之有辠無辠則不可知也事見辨疑或問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六月宋公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子伐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木訥趙氏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高氏曰三月遽葬亂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蕩子山也高氏曰先書華元自晉歸于宋而

繼書殺山則知其為華元殺之矣愚案左氏所載與

經不合今據經求義一時之事而四稱宋者各為一

事各為一義也統而論之卿大夫不以道事君君死

而爭權故華元倚晉而殺山而魚石者山之黨故出

奔强者勝而弱者死且奔耳分而論之華元擅一國之權用事既久不能同寅協恭以濟公室君死而至於出奔復倚晉以殺山再持國柄其惡著矣山為大夫而至於見殺亦不足論魚石奔楚復倚楚而據邑以叛臯之尤大者也是皆政在大夫之弊其所由來漸矣然共公之為國從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燮息協切鰌音秋

上書會者魯會外大夫也下書會吳于鍾離者諸侯之大夫往與吳會也無他義也杜氏曰鍾離淮南縣張氏曰濠州城下縣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邊邑左氏曰始通吳也程子曰吳益强大求會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書之以見諸侯之無以自立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許氏曰會列書卿始此君道微而臣行彰義又見隠二年公會戎于潛此則大夫會吳又甚矣○常山劉氏曰此年會吳于鍾離襄五年會吳于

善道又為會于戚十年會吳于柤十四年會吳于向五書會吳者春秋舉諸侯而賤吳人也葢天子失政而諸侯亂中國無伯雖齊晉大國亦皆俛首以與吳楚會且吳之暴横憑陵上國尤非昔日比至哀十二年黄池之會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又非會鍾離柤向之可擬也葉氏曰春秋齊晉而外莫大於吳楚小白一起而正之重耳繼敗城濮楚不得肆葢齊與晉猶有與之敵者也故申之會晉與魯雖不能拒亦不復

從成公之末吳驟強夫所恃以主盟者晉而已厲公之暴悼公之賢皆不能少振反率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而合十二國我皆與之俱無不聽於吳焉而其伐鄭伐陳入州來無不如志及其久也破楚柏舉而入楚敗頓沈陳蔡之師殺二國君我遂舍中國而從之昭公不恥同姓而與之昏哀公始以叔還離會于柤已而身為鄫與橐皐之好其逼于強臣而有遜越之辱宜矣孫氏曰春秋

於楚吳越書之有漸焉非進之也三國日强而天下無伯春秋所以傷中國之衰也

許遷于葉舒涉切

杜氏曰葉南陽葉縣也張氏曰即汝州葉縣左氏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杜氏曰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皆未詳信否高氏曰許微弱之國鄰於鄭鄭亟加兵自三年去疾伐許四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四年公子

喜伐許令遂遷焉畏鄭而南依楚而鄭人之辠著矣愚謂王綱之壞與許之不能治其國家亦可見矣○張氏曰許遷之以近楚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近楚人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如字

雨木冰者穀梁曰雨而木冰也范氏曰雨著木而成冰也朴鄉呂氏曰上温下冷也愚案月令正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

萌動今雨著木而成冰則寒極矣在季冬猶為極備之凶況正月乎害物多矣陰盛伉陽臣强君弱之象著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稱子見桓二年不名闕文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曰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

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未詳信否貫道王氏曰宋於鄭無惡也今鄭一與楚為成首興侵宋之師是自攻其類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始叛晉附楚加兵中國自是與楚同害中國諸侯之兵無復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斬切

左氏曰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義見十三年郤錡乞師此比伐秦為有名耳○高氏曰鄭之叛晉實晉有以致之以其失伯主之義不足令諸侯故也特使卿

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謁晚切又於建切

楊氏曰上六月丙寅朔日食則此甲午晦是二十九日也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大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志非來伐於我故直書戰而已稱晉之及晉為主也杜氏曰鄢陵鄭地屬潁川郡後漢

郡國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張氏曰即東京開封府鄢陵縣穀梁曰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莘老孫氏曰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師敗績而楚子傷焉不曰楚師君傷則師敗也左氏曰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龎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辠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返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

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

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𠰍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
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
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
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
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
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
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步毅御晉厲公欒
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

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死藝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子重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

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
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
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
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
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
有德之謂愚謂楚子黷武取敗不足責也鄭伯背晉
即楚以致喪師恥辱甚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戰于

城濮○戴氏曰鄢陵之戰與城濮同然厲公所以異於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行父之見執厲公之志驕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也左氏曰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辠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辠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義見莊二
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杜氏曰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張氏曰
寧陵宋熙寧間撥屬拱州左氏曰戰之日齊國佐高
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壞隤宣伯通於穆
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

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曰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程子曰晉侯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

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不足為恥也愚謂晉厲勝楚而驕於此可見矣然孔子有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不見公雖諸侯之臯而成公之為君又可知矣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杜氏曰尹子王卿士子爵左氏曰尹武公君舉陳氏

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於是厲公恣矣高氏曰楚鄭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數久矣愚謂鄭之堅於背晉而即楚𦤎亦不可掩也○常山劉氏曰尹子單子與諸侯伐鄭正乎曰不正也然是時楚人方强鄭附於楚晉假天子之命致王卿士以伐之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闕文也黄氏曰突忽爭立故出入必書名以為別曹成之位已定三年不待書名為別耳未詳是否愚謂使曹伯有辠天王治之易其位可也如其無辠正晉侯之非即歸之可也今執之二年是非不辨無故使歸則是其執其歸因晉侯之喜怒而姑假手於天王天王亦唯晉命是聽而刑賞不由於已不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見晉侯得使天王也王綱倒置莫甚於此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舍舊音去聲今當作上聲苕公羊作招

葉氏曰舍之猶言釋之也左氏曰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

請季孫於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

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孫氏曰沙隨之會晉侯既不見公令又執季孫行父晉再辱魯其惡可知也愚謂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既辱其君矣今成公會晉侯伐鄭又無故而執魯卿且無故而舍之輕躁縱恣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哉然成公不能辨之

於早至再辱國後世人君舉動可以鑒此矣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葉氏曰傳見行父以九月執十二月方盟意此三月之間猶未得釋故以舍之為處之云爾不知僑如在魯十月巳奔齊若非知晉悟僑如之譖而釋行父則何由遽奔若晉人執叔孫婼傳言乃館諸箕此乃傳所謂舍者而經自不書矣愚案葉氏之説是也與劉氏陳岳氏同然左氏載執行父事首尾頗悉獨舍之一義少誤耳故録左氏傳而

附見葉氏之說云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貫道王氏曰僑如挾君母之寵既辱其君又辱正卿魯有政皆僇餘也晉從魯請而赦行父僑如知其謀不遂故不敢容而奔齊受亂人齊亦辠也愚謂僑如造釁成公不明之所致也以僑如之惡魯不即誅於不見公之時至再辱國又不能誅而縱之奔魯國無政可知也世世卿之禍一至於此後世可以鑒此矣義

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州（犨公羊作州）

晉執季孫既舍之而懼其貳也盟以結之執之舍之盟之晉之舉動可知矣大夫自為盟晉魯之政又可知矣

公至自會

踰時也葉氏曰此伐鄭也何以言公至自會會而後伐以會告也凡因伐而會伐在會前則致伐會而謀

伐伐在會後則致會以所告者書也義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

乙酉刺公子偃

刺見僖二十八年左氏曰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

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義見莊二十六年曹

殺大夫○貫道王氏曰偃與鉏公之庶弟也皆穆姜

所指以代公者也獨刺偃刑之頗也僑如亂國容其

奔乃以嫌而殺偃毋亦吐剛而茹柔乎愚謂魯殺偃

又傷骨肉之恩不特專殺大夫之辠矣但左氏所載未可盡信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誤

高氏曰衛侵鄭晉命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葉氏曰單子王之中大夫左氏曰鄭太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楚子重救鄭師於

首止諸侯還未詳信否葉氏曰王大夫前未有二人臨諸侯者此何以言尹子單子鄭恃楚而不服晉復請於王而益之也王命而行使方伯可矣雖益何補晉為伯主不能服鄭而假王人以臨諸侯不能使鄭服而益大夫交失也義又見十六年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杜氏曰柯陵鄭西地左氏曰同盟於柯陵尋戚之盟也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見尹子單子與盟蘇氏曰齊

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猶尊周也柯陵之會
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義
又見莊十六年○張氏曰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
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不知其無益於鄭之叛而
自取盟王官之辠

秋公至自會

伐而致會與十六年同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曰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未詳信否義見僖

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九月辛丑用郊

公穀曰用者不宜用也指掌碎玉曰猶用幣于社因史之文也愚謂魯郊已非禮況不時乎是非禮之中又非禮也○高氏曰魯自每歲僭郊之後春秋不書其書之者或因卜不從或因牛傷死有變則書耳今無他變故而書之者以其自出己意非時之郊而不之卜不宜用而用之是無天也其不宜用未有甚於此者故書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罃公羊作嬰

義見十六年欒黶乞師○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辠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邪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威以討叛伐貳乃先為此卑辱欲鄭畏威得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

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義又見十六年○愚案諸
侯以王命伐背華之鄭其名正其事順名正事順常
事也春秋宜不書而亦書焉者晉厲假之也天理人
欲同行而異情厲公之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古
者諸侯有辠大國討之不服則方伯討之又不服則
天子親討之晉厲既非方伯又非真為天子討有辠
者不過假伐鄭以行吾伯及其不服然後摟天子之
卿以伐之其名似正其事似順而其情則不然也桓

文之事皆然而晉厲獨無功者何也信義不行於諸侯諸侯解體民心不附故桓文得以濟其欲而晉厲卒勞百姓無桓文之功而有桓文之辠為人君者可以鑒此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前以會致此以伐鄭致者葉氏以為因伐而會出以伐告歸亦以伐告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力之切脤市軫切公羊作軫穀梁作蜃

李氏曰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知此壬申在十月十六也經誤愚謂或書丁巳者誤也杜氏曰貍脤地闕

蘇氏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竊謂此亦譏世卿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邾子貜且卒且子餘切

此為十八年邾子同盟于虛朾起文也大意又見隱

七年滕侯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犫公羊作州

左氏曰晉厲公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

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
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
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
使孫周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
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
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
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
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

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玆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辠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辠孰大焉壬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

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内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辠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穀

梁曰自禍於是起矣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明年弑州蒲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高氏曰又見晉之用人不求賢德唯取世族而已張氏曰或曰晉至此時六卿之勢已成矣厲公之討將以强公室也縱而不治則臣强君弱將若之何不知事有機括政有要領正君道以御其臣初不在多殺也宋太祖舉五代總兵專國之强臣使

之辭兵柄解重權於一夕指麾之間蓋得其機據其要而彼之心恱誠服自不容已也何乃以多殺立威而求安乎春秋臯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以自及其示後世御臣之法至矣

楚人滅舒庸

任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左氏曰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未詳

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高氏曰胥童胥甲之孫胥克之子義見莊二十六年

曹殺大夫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高氏曰漢應劭作舊君諱議周穆王名滿晉厲名州蒲又有子孫滿是同名不諱然則州蒲乃滿字之誤也未詳是否

不言弒君之賊見文十八年存耕趙氏曰晉厲本無大惡徒以志驕意盈遂至君臣疑間以及此禍愚謂

厲公合諸侯攘强暴未為無功也敗狄伐秦鄢陵得志驕侈既生殺戮近臣遂不得其死夫不矜不伐剛之則也有天下者可以鑒此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張氏問胡氏傳欒書弑晉厲公事若許欒書之弑何也朱子曰舊亦嘗疑之愚謂晉字下有弑君賊名而闕之耳不然則左氏不可信也厲公之過特在戰勝而驕遽殺四大夫耳非若陳靈晉靈不仁之甚也陳靈見弑猶書夏徵舒晉靈見弑猶書趙盾豈

有欒書中行偃弑君而春秋反匿其名而為衆弑之辭哉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若欒書中行偃弑其君而與之不可以訓

齊殺其大夫國佐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吕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敎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殺胥童而晉弑其君齊殺其大夫國佐兩月之間諸國君臣上下相殘殺如此則仁義不施而禮樂絶滅

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患預防者覩此亦可以少戒矣

公如晉

左氏曰晉悼公即位公如晉朝嗣君也貫道王氏曰朝嗣君事天子之禮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杜氏曰彭城宋邑即彭城縣張氏曰即徐州彭城縣

左氏曰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

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貫道王氏曰魚石奔楚故楚納之伐宋納魚石也不言自楚伐重於有奉也鄭亦同伐鄭惡甚矣彭城宋之要邑也伐彭城而納魚石楚欲以絶吳晉往來之道也愚謂又為襄元年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

起文○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辠重於趙鞅宋辰也朴鄉呂氏曰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則納之者楚子爾非公孫寧儀行父之能為也今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納之者雖楚子而復入則魚石也其諸晉欒盈之儔乎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侯悼公也諸侯為之後者為之服則悼公之於厲公子也悼公之入不先討賊又居喪次未朝天子而先聘魯失禮甚矣以悼公之賢而為此其亦年之幼而狃於習俗之陋歟原其心急於求諸侯以圖伯也五伯為三王之辠人急功利故也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杞伯杞桓公左氏曰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義

見隐十一年滕薛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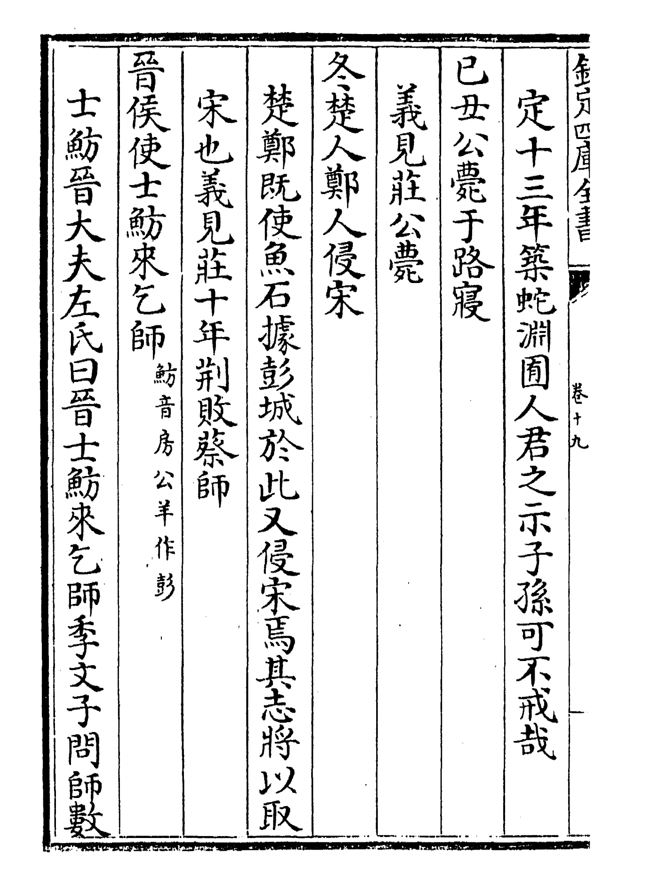
築鹿囿音又

鹿囿囿名公羊曰何以書譏有囿矣又為也葉氏曰

又以八月役民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

公務自虞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髙

氏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自此之後昭九年築郎囿



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可不戒哉

已丑公薨于路寢

義見莊公薨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鄭既使魚石據彭城於此又侵宋焉其志將以取

宋也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公羊作彭

士魴晉大夫左氏曰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

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義見十六年欒黶乞師

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起居切朾他丁切

高氏曰襄公不會當喪故也杜氏曰虛朾地闕左氏曰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愚謂晉侯

當喪而會盟諸侯蓋當時之伯習若王者則行一不

義雖得天下不為義又見莊十六年

丁未葬我君成公

義見葬桓公

春秋本義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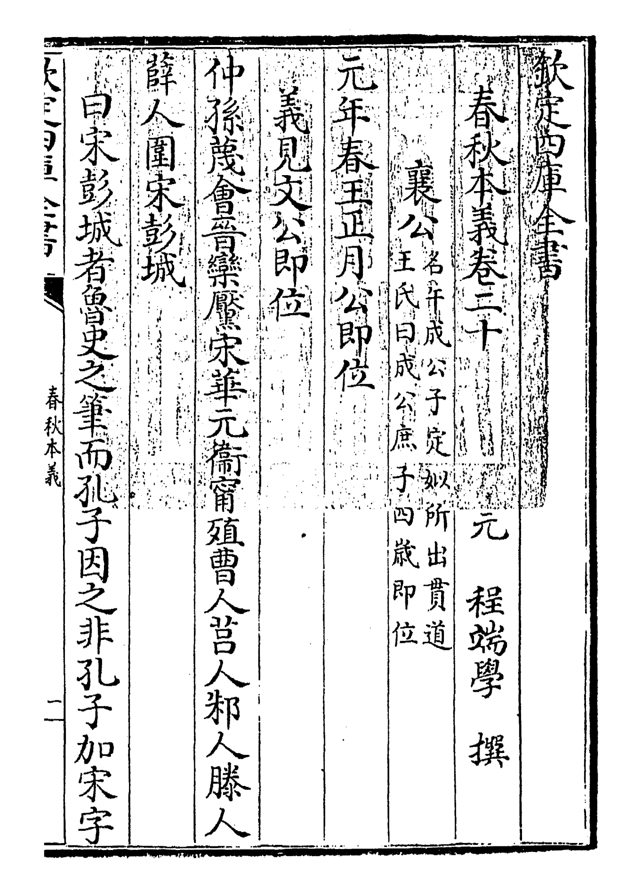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陳煜



春秋本義卷二十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名午成公子定姒所出貫道王氏曰成公庶子四歲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曰宋彭城者魯史之筆而孔子因之非孔子加宋字

也夫彭城雖為魚石所據亦宋之彭城耳木訥趙氏曰伐叛討賊伯主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為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願奉其職也愚謂悼公此舉其功過與召陵城濮之師同此又足以正君臣之義然諸侯不親而大夫為之則大夫張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厥公羊作屈下同鄫公羊穀梁作合

杜氏曰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戴氏曰韓厥身伐鄭而諸侯不與焉亦見悼公圖伯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敢勤諸侯之師也黄氏曰鄭從楚者也晉既救宋矣故以次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鄫為之援也康侯胡氏曰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愚謂此伐功過亦與召陵城濮同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中國伐鄭屢矣必連諸侯

之師令悼公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懾此皆所以慎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貫道王氏曰晉既降彭城矣遂問皐於鄭師有名也楚失彭城欲救鄭而不敢師以侵宋勢窮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此為速葬及邾子來朝衛晉來聘及諸侯侵伐盟會等事起文也

邾子來朝

杜氏曰邾子宣公也愚案襄公在喪已不可朝況天子方崩乃不奔喪而遂朝魯其辠著矣魯亦不顧君父之喪而偃然受之其辠等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杜氏曰剽子叔黒背子髙氏曰二國來聘以公新即位故也凡聘必以禮樂相見公在喪中又遭天王之喪晉衛二國不廢聘好則諸侯之辠大矣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愚謂二臣不能諫止而為之使是亦從君於昏者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康侯胡氏曰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

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高氏曰五月而葬諸侯之禮也可以見同軌之不至矣

鄭師伐宋

左氏曰楚令也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鄭成公固而不知機彼鄭文鄭襄不幸無伯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

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死不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反受役於楚以叛中國黃氏曰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之叛臣悼公伐而取之義聲震天下逆順曉然矣尚為楚伐宋邪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高氏曰此成公夫人也於襄公為母愚謂此為速葬與葬齊姜起文也義又見文十六年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切

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華故諸侯不會其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杜氏曰宋雖非卿師重故序衛上愚謂當時亦以國之大小強弱為次也呂氏曰衛不稱師將尊師少也

蘇氏曰鄭雖以叛中國為辠而伐其喪非禮也愚謂此其為伯者師也但知乘機以求志不知伐喪之非

禮若三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戚見文元年左氏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

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甇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木訥趙氏曰合六國之大夫而不加侵伐求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所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鄭僖初立儻一為楚所羈則未

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高氏曰大夫而謀諸侯之事專恣可知矣又為下文起也愚謂伯者功過如此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此則大夫自為會甚矣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文十七年葬聲姜

叔孫豹如宋

豹得臣之次子也僑如之弟亦稱穆子左氏曰穆叔

聘于宋通嗣君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此又見僑如得臯於魯而復世卿也○木訥趙氏曰叔孫氏自公孫兹叔孫得臣再世為卿至叔孫僑如其横滋甚反譖成公及季孫行父於晉事敗奔齊叔孫氏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盟會征伐專於仲孫蔑者孟獻子而季孫行父為正卿則耄矣故叔孫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遂城虎牢者先會謀于戚而後城虎牢也張氏曰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臯東有汜水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吕氏曰城虎牢所以服鄭而拒楚鄭服則楚自遠荀罃城之非取其地而有之也故不繫之鄭愚謂鄭既滅虢而據虎牢則虎牢非鄭封内之邑諸侯本城亡國之虎牢故不繫之鄭然此亦魯史之文耳左氏曰冬復會于戚齊崔武

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木訥趙氏曰晉楚爭鄭五十年乍叛乍服唯强是從鄭成一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為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謀制鄭之策而城虎牢虎牢巖險聞於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今晉帥十國之大夫取而城之虎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中國哉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自至天下無兵者六年則城虎牢誠有功於天

下也愚謂城虎牢而中國安晉悼之功也然非天子命又使大夫城之以逼鄭之喪則過也此亦同於召陵城濮之功過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曰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許氏曰嬰齊壬夫躬執楚政惡申之偪以政殺之皆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愚謂春秋為中國害莫大於吳楚此其相為盛衰之由亦見王政不

綱而方國自相攻伐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公如晉

左氏曰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葢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張氏曰長樗近晉之地高氏曰凡盟者必為壇於國外故晉侯出其國都以與公盟左氏曰盟于長樗孟

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義見隱元年盟于蔑○胄道王氏曰襄公在幼安知朝晉之為禮其臣挾之以如晉欲媚事晉耳兩君會盟少長不侔歃血詛神果由衷乎

公至自晉

盟于長樗而至自晉者蓋公如晉則朝晉矣長樗之盟乃朝後之事故東萊呂氏曰本謀如晉而以如晉

為重故不以長槫至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單子下同列國盟蓋襲柯陵之舊弊也杜氏曰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氏曰地譜一名雞丘張氏曰即洺州永平縣左氏曰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與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

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彭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康侯胡氏曰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義又見莊十六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

書叔孫豹及之者自魯言之也啖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乃至故大夫别與之為盟也左氏曰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君舉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詘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為之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而後大夫專

盟矣○康侯胡氏曰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冑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哉孫氏曰諸侯盟大夫又盟是大夫強而諸侯始失政也故十六年溴梁之會戊寅大夫自盟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禄

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建於大夫四世矣非獨魯也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呂氏曰言君臣上下之失其所也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曰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武子帥師伐許貫道王氏曰許自新城以來不與中國盟會四十餘年困於鄭而安於楚也荀罃輔晉苟能存陳芘鄭

則許必慕德而歸之矣何為一狃於陳之如會而遽

求多於許邪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陳人圍頓起文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義見隱七年齊

來聘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弋左氏穀梁作姒下同葉氏曰左氏穀梁不能辨二定乃

以定姒之事言之遂誤以弋氏為姒氏愚案此既稱定姒不應哀公時復稱定姒當以公羊為正

葉氏曰定弋襄公之妾母貫道王氏曰自成風以來魯以廟祔二母為常矣魯之宗廟不肅失禮不經甚矣義又見文四年風氏薨此又為公如晉起文也

葬陳成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貫道王氏曰鄭睔書卒不書葬以其從於楚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陳午卒而書葬以其從於中國而諸侯遣大夫會其葬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公羊作弋今從之

高氏曰死才三十二日遽以夫人之禮葬之又別為之謚時公方七歲耳愚謂童子奚何知當國大臣之罪也義見文五年葬成風

冬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聽政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陳人圍頓

左氏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氏

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故圍之皆未詳信否愚謂陳侯居喪且方歸中國不修德教民外禦强楚而越喪興師圍楚之與國以致寇比事而觀臯自見也義又見隠二年鄭伐衛

五年春公至自晉

存耕趙氏曰居衰絰之中廢朝正之禮也義又見桓

二年公至自唐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曰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義見桓三年齊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穀梁作繒

公羊曰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愚謂莒有滅鄫之勢故鄫託魯以依晉其秋鄫人遂會于戚此為莒滅鄫起文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羊穀梁作稻

許氏曰凡序吳者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又見成

十五年善道范氏曰吳地左氏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謂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貫道王氏曰晉悼復伯挾中國之諸侯以制楚不患其力之不足也乃命魯衛之大夫先會吳于善道又徧告於諸侯而會之是使中國胥為吳之從也夫楚則攘之吳則會之是猶外抗大盜而内延小竊也意者悼公患楚之方强急於攘之故不暇

為吳慮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悼公之會吳無遠慮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貫道王氏曰晉自景公始通吳然教之叛楚而未與之接也厲公鍾離之會以六國之卿禮賓之則襲矣今悼公將欲會吳使魯衛二卿先告會期不且變而加厲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悼啓之矣

秋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鄫穀梁作繒

吳稱人微者也或曰吳楚大夫多稱人鄫序吳下者鄫與吳皆子爵意伯主尊吳而忘其中外之别也戚見文元年左氏曰會吳且命戍陳也髙氏曰此吳人

來會中國非若鍾離善道相向皆中國往會吳也夫吳與楚類今中國諸侯屑與之會者為其能病楚也殊不知彼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矣此中國之誤計也觀吳自敗楚之後伐齊伐魯伐衛伐陳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可知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及隱二年會戎于潛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戍陳

啖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穀梁曰戍陳内辭也貫道王氏曰先書諸侯會于戚下又書諸侯救陳知諸侯之戍不疑也左氏曰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愚

謂於此見楚人之強中國之勞而不能支也○君舉

陳氏曰君子以悼公之伯業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

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自悼公通吳以制楚

矣會于戚于向于柤皆東境也而又戍陳以守之楚

誠強而晉誠下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左氏曰子囊伐陳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穀梁曹伯下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

左氏曰會于城棣以救之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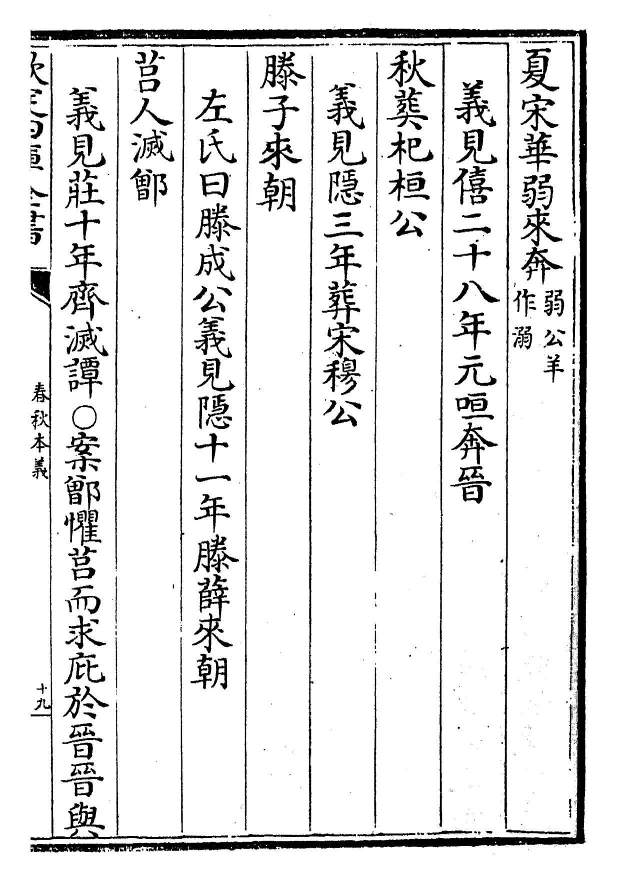
以救陳出故以救陳至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辛未季孫行父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曰杞桓公卒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宋華弱來奔弱公羊作溺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葬杞桓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滕子來朝

左氏曰滕成公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莒人滅鄫

義見莊十年齊滅譚○案鄫懼莒而求庇於晉晉與

之為戚之會矣坐視其滅而不問此伯業之所以卑也吕氏曰是時禮義衰絶滅國弑君皆目見之孰不為甚異故雖晉悼號為賢君亦莫能正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氏曰穆叔如邾聘且修平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武子也木訥趙氏曰宿父喪未期而執使命知世卿以固位而已襄公幼弱蓋非公意宿自

為之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曰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牛馬皆百匹齊師乃還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逼之六年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

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丙辰而滅之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齊之謀萊久矣自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至九年又伐之及是凡四十年乃滅萊則齊侯處心積慮豈不可甚辠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公羊曰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義見僖三十一年此但三卜少殊耳

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小邾穆公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城費

費張氏曰沂州費縣左氏曰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

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貫道王氏曰天子有分土無分民諸侯則無分土矣大夫食禄於其邑未有城而守者也故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夫是以上下相保莫敢覬覦季孫固有無君之心而城費則魯襄之失政可知矣邦衡胡氏曰春秋邑而城者多矣費為季氏邑則見季氏之强而設險以自固也其後南蒯以費叛而季孫帥師墮費則知邑不可以設險矣書者非但譏不時勞民而已蓋為恃險者戒也義又見

隱七年城中丘○存耕趙氏曰先是季友立僖公於是賜以汶陽之田及費季氏有費以來更三世傳七十五年未嘗欲城也行父死未畢喪而費城於夏四月非時非制始有以張公室之意也禄去公室自城費始康侯胡氏曰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君舉陳氏曰經至定十二年墮費蓋始見於此

秋季孫宿如衛

存耕趙氏曰宿代父為政甫兹用事不俟免喪而如衛如晉殆無虛歲何汲汲如此蓋以締私交而固其執政之柄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八月螽公羊穀梁作螺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曰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

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義見成三年荀庚來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邦衡胡氏曰前書伐陳未足以克陳也此書圍陳則以兵合而守之書此以見楚之憑陵中國極矣屢書公子貞帥師亦見貞之專楚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于軌切穀梁或作隖

左氏曰楚子嚢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杜氏曰鄬鄭地

謀救陳陳侯逃歸故不書救也愚謂書此以見晉之救陳而為陳侯逃歸起文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七報切又采南切頑公羊穀梁作原鄵作操

公羊曰鄵者何鄭之邑也趙氏曰諸侯死書名此則

為上文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言鄭伯髠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髠頑卒所以於如會時書名以便文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陳侯逃歸

左氏曰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康侯胡氏曰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來伐諸

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强者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其曰逃歸可謂深切著明矣義又見僖五年鄭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義見僖十年公如齊○孫氏曰公前年會諸侯于鄬不至者公自鄬朝晉也未詳信否

夏葬鄭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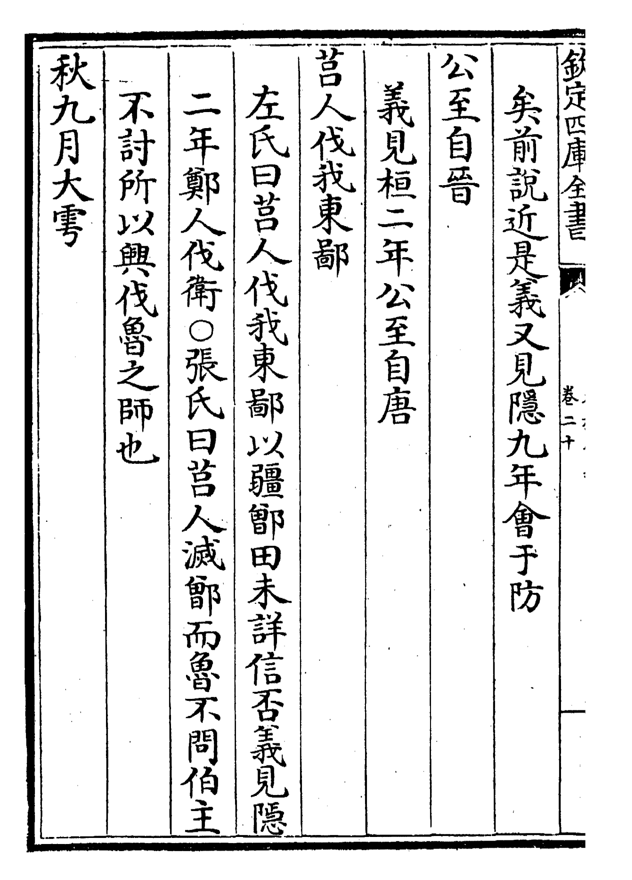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息協切穀梁作濕

左氏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

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愚謂鄭伯居喪而遣兵侵蔡又獲其大夫皐自著矣義又見僖元年獲莒挐○黄氏曰僖公方葬鄭乃侵楚之與國以挑釁此子産所以獨憂而不旋踵致楚之師高氏曰師未嘗敗績而遽獲其大夫有以見民不親上而委之於敵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任氏曰邢丘故邢國河內平臯縣也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左氏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劉氏曰公在也曷為大夫會晉侯公反矣未至也公正月如晉反未至國令季孫宿復往會耳○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幼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其臣何以宗諸侯晉侯之惡亦可見



矣前説近是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人伐衛○張氏曰莒人滅鄫而魯不問伯主不討所以興伐魯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恭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

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

伯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
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
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汝何故稱兵
於蔡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皇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
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
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
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康侯胡氏曰鄭介大國之間困强楚之令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楚雖大何畏焉而加兵於蔡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来討不從則力不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晉楚爭鄭自兹弗得寧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九年春宋災 公羊作火非也

左氏曰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庀其司向

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年○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舉近可以知遠言小可以知大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姜氏成公母義見文十六年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義又見文十七年葬聲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氏曰戲鄭地左氏曰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

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於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

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
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
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
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
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
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禮與强

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存耕趙氏曰襄公有祖母之喪而同於會伐罪自見矣愚謂此亦伯者功過之事也義又見莊十六年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强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明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

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茍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存耕趙氏曰鄭從楚則晉伐從晉則楚伐兩面受師實自取也不曰晉中國也吾宗也楚南蠻也異姓也但曰大國胥無中外之辨愚謂可見王道既壞中外混淆小役大弱役强而已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春秋本義卷二十